
ICANN82 | CF 一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ASO
2025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三 — 16:30 至 17:30 PST

温迪·普若菲特 (WENDY
PROFIT)

大家好，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地址支持组织 (ASO) 的联合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和 ICANN 社群反骚扰政策。本次会议是 ASO 与董事会之间的讨论，除非主席特别同意，否则我们不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

本次会议提供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口译服务。记住，请说出你的姓名以便记录，如果你使用的不是英语，也请指明你将使用的语言，然后以合理语速发言。欢迎大家使用聊天功能。请注意，在 Zoom 网络研讨会形式下，私聊只能在讨论组成员之间进行。嘉宾或标准观众向其他标准观众发送的任何消息都会被会议主持人、联席主持人和其他嘉宾看到。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发言。

崔普缇·辛哈

谢谢温迪 (Wendy)，欢迎大家。我想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本次会议是今天最后一场双边会议，对吧？所以，欢迎大家。汉斯 (Hans)，我先前看到你说“我们本周是不是已经见过三次了？”显然你在多个委员会任职。很好，欢迎。非常欢迎大家。接下来，我将把麦克风交给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Christian Kaufmann, CK)，由他来为我们主持本次会议。

注：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谢谢崔普缇 (Tripti)。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 ASO 的联合会议。和往常一样，现场有多位董事会成员，还有号码资源组织 (NRO) 首席执行官以及支持组织 (SO)/咨询委员会 (AC)。也和往常一样，我们向 ASO 发送了一些问题，这里在大屏幕上，你们可以看到其中两个问题。它们都和互联网协调政策 2 (ICP-2) 有关，这是本周或这十年的主题，可以这么说。汉斯·彼得 (Hans Petter) 会首先发言并回答这些问题。接着我们会开始对话。汉斯·彼得，接下来交给你了。

汉斯·彼得·赫伦 (HANS PETTER HOLEN)

好的，非常感谢你，CK。请切换到下一组幻灯片，我为这个主题准备了一些幻灯片。我想不妨首先快速概括一下。请把幻灯片放上来。有没有可以用来点击的东西？没有。哦，好的。

所以基本上，我在开头增加了几张幻灯片，以介绍背景。什么是 ICP-2？因为我一整天都在开会，在我参加的每场会议上，都有单独的一套缩略语和 TLA 和 TBF，不管你们怎么称呼它们。所以我想，在进入董事会的问题或话题之前，也许可以先快速概括一下。

互联网协调政策 2，这是 ICANN 早期提出的政策。最初 ICANN 开启了一个文件系列，后来被废止了。2001 年六月通过了新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的设立标准。当时，我是地址理事会的主席，也就是现在赫维 (Herve) 担任的职位。可以说，自从这份标准创建以来，我一直都在。

这份文件旨在提供新 RIR 的认可标准。它们中有的足够大的拟定服务地区，所以斯堪的纳维亚 RIR 无法满足标准，而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互联网地址注册管理机构 (LACNIC) 和非洲网络信息中心 (AFRINIC) 可以。为本地号码社群和一系列技术能力提供支持。这些内容都可以在 ICANN 网站上找到。统一资源定位符 (URL) 有一点误导性，因为它从 2001 年开始，而不是 2012 年，不过我猜这只是归档问题。

在那之前甚至也有一段历史。我补充这些供大家参考。欧洲网络协调中心 (RIPE NCC) 早在 1991 年就已经成立，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APNIC) 在 1992 年，美洲互联网号码注册管理机构 (ARIN) 在 1997 年。相关文档在 RFC 中。所以在 1993 年发布的 RFC 1466 中，有一些关于 RIR 系统和部分标准的描述。所以在 ICANN 背景下它可以从 2001 年算起，但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 1993 年。你们可能还会找到在那之前有一些更老的 RIR 关于如何分配号码资源的记载。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这些？它已经有 25 年了，所以是时候重新审视它了。互联网发生了变化，现在可能有其他内容需要记录。RIR 和 ICANN 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是时候审视它了。其中我们尤其关注的两个领域是，尽管这是设立 RIR 的标准，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这些标准需要在 RIR 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一直遵守。而且它们应该明确规定下来。

当然，如果我们不一直遵守这些标准，就应当有一个取消认可 RIR 并用其他东西取而代之的流程，因为我们需要互联网继续工作，而不是依赖于个别机构。现在，当然，这有点可怕，因为我就是一个 RIR 的首席执行官。如果某个人不再认可我的话。但它其实是为了给我设定一个标准，让我继续表现出必要的水平。

所以，这个项目始于 2023 年，当时号码资源组织执行理事会 (NRO EC)，也就是 RIR 的首席执行官们，要求 ASO 地址理事会 (ASOAC) 的志愿者们帮忙执行两项任务。一是现有 ICP-2 的实施程序。另一项任务我们已经完成，并在十二月经过 ICANN 董事会批准，即加强并审核 RIR。以上就是一个介绍。接下来就来到了关于调查结果的第一个问题。到现在有任何问题吗？非常清楚。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我很惊讶 RFC 有针对欧洲网协 (RIPE) 的部分。我不知道这件事。

汉斯·彼得·赫伦

RFC 有针对什么的部分？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RIPE？

汉斯·彼得·赫伦

好吧，不一定是针对 RIPE。它是针对 APNIC 和 RIPE。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我还是毫不知情。

汉斯·彼得·赫伦

哦。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人人都在讨论 RFC 2050。所以，对。你没你看起来的那么老。我的白头发更多，对吧？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不，我的白头发更多。

汉斯·彼得·赫伦

哦，对。好吧，你的头发更多，对吧？

艾伦·巴雷特 (ALAN
BARRETT)

别争了。

汉斯·彼得·赫伦

好的。所以基本上，现在剩下的幻灯片和两周前 APNIC 会议上使用的幻灯片相同，只是顺序有点不一样，当时地址理事会召开了会议，分析了这份调查问卷的结果。如果你们想看我们在这里公布的细节，可以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或输入这个 URL。

针对这方面我们有两个流程。一是 ICANN 公共评议流程，收到了 14 条回复。另一个是 RIR 调查问卷，是相同的问卷，相同的问题，但我们双方只是走了协商流程，可以说。我们收到了 298 条回复。之后，ASO AC 进行了一个定性分析，为下一个版本提供信息。虽然有勾选框用来表达强烈支持，而且它们的数量可以数出来，但这并不是对原则进行投票。

筹备周期间，董事会就这个主题举行了一个虚拟会议，会上一个非洲团体表示非常担忧，看起来他们的意见只算成了一票。投票肯定不是这里的目的。它只是分析意见的性质，而不是数量。具体的数量，回复数据是公开信息。如果你们有时间和意愿的话，可以自己分析。报告已经公布，此外还有一份 ICANN 对结果的报告。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记录并分享了所用的方法。你们还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有 18.5% 的回复来自非洲。所以尽管有人担忧 AFRINIC 在 AC 的代表性不足，但至少这个来自非洲大陆的提交数量还不错。这里的异常值是有 154 条回复来自 APINIC，更多相关信息你们可以在报告中阅读。我们进行了一个语言聚类分析来识别重复的意见，发现在 298 条回复中有 150 条属于高度相似回复集群。

这个集群识别是使用基于 Transformer 的双向编码器表征来进行的。如果你们熟悉简称的话，就是 BERT。所以基本上，使用了大型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来生成你们的答复。现在，不管这是好是坏，我们可以留给读者去判断。经过分析后，发现内容是相似或相同的。所以它们都已经被考虑在内。虽然你可以怀疑有人生成了大量（相似意见），使得某一种观点看起来很普遍。或者可能有人利用大语言工具来翻译和传达他们的讯息，因为他们的语言不是英语。我不知道。

但是，总结所收到意见：需要平衡 NRO EC 和 ICANN 之间的权力，并且需要囊括来自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例如 RIR 社群或 ASO AC、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RIR 社群和成员。此外也提出了一些对原则的担忧。NRO EC 需要透明。他们有可能成为守门人。现有 RIR 可能与新 RIR 产生利益冲突。给予 ICANN 最终权力可能有悖于 RIR 的独立性。ICANN 可能权力过大。现在，根据现有 ICP-2 的规定，ICANN 已经拥有批准新 RIR 的权力。所以基本上，这里没有变化。它只是维持现状。

其他人认为 ICANN 具有全球监督职责，所以这种参与是恰当的。利益相关方的角色以及背后的流程应该透明。RIR 社群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不可或缺。此外，还有一个数字报告摘要，感兴趣的人可以看一看。但是就像我说的，这其实不是投票。

取消认可。取消认可流程应当清楚、透明，当然还要设计合理。应该规定一个宽限期，帮助提供指导和纠正措施，这很合理，包括申诉的机会，还可以通过在 RIR 生命周期中运营和取消认可之间增加一个补救阶段来解决。取消认可真的应该是最后手段。

不同意这些原则的答复人称，取消认可不应该是即时的、自动的，或因一时的轻微过失就取消认可。有几条针对实施原则的意见表示，满足 ICP-2 要求应该是客观可验证的。文本中间因为光线太强的原因，所以有点难以阅读。

导致取消认可的流程应当清楚、透明并且设计合理。在取消认可的情况下，应该有一个顺畅、清楚的交接流程。取消认可应该是最后手段。运营原则的措辞，事实上推定了在持续不合规的情况下取消认可。NRO CR 和 ICANN 的角色需要清晰定义。这里你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回复，以及它们是如何达到平衡的。

一般意见。当然，我们要感谢每一位在这个流程中耐心提交额外反馈意见的答复人。一般意见涵盖了广阔的主题，总结没法全面体现。我们分享了一小部分我们认为特别有用的反馈意见。一些评论者赞赏这份调查问卷格式的具体性。答复人要求给予更多时间提供反馈，特别是那些在分享意见之前可能需要进行更全面评审的组织。

人们青睐更结构化的方法，而不是临时方法。这里使用的方法没有把其他 RIR 结构纳入考虑，也没有认可系统的现有架构模型。调查问卷有局限性。可能有一些相关主题没有涵盖在问题内。RIR 社群也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号码资源组织号码理事会 (NRO NC) 的工作，并获得更长期的参与机会。社群应该有机会为这个流程做出贡献。

对于实施的考量，实施很可能趋于复杂，需要仔细说明细节，这将作为更新的文本。RIR 系统还需依照 ICANN 模式发展出一套争议解决机制。从更大的层面来说，需要明确提及问责制和道德。RIR 系统需要放到更大的框架中来考虑，包括机构变革、外力、管辖权问题和技术发展。

外部空间可以作为一个地区考虑，实际上在星际互联网项目上正在开展工作，我们讨论过这个项目。所以这不是在开玩笑。如果你们想看原始数据，它们已经提供，这样你们就可以自己做分析。所以，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知道，我看到有人要提问。克里斯 (Chris)。

克里斯·巴克里奇 (CHRIS
BUCKRIDGE)

谢谢，汉斯·彼得。我只想问一个小问题。关于流程的第四点说，这里使用的方法没有把其他 RIR 结构纳入考虑，也没有认可系统的现有架构模型。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或有什么用意吗？不知道？好的。

汉斯·彼得·赫伦

我想这是一个对 NRO NC 提出的原则所做的封闭调查。所以它仅限于此，对吧？这不是一条开放建议，说我们应不应该考虑区块链，或者诸如此类不常见的建议，但在那里会考虑。还有人要发言吗？

赫维·克莱门特 (HÉRVE CLÉMENT)

我想讲一点。你很完整地介绍了这份调查问卷的结果。我想强调的是，理事会必须做大量的工作。也感谢所有理事会成员分析为制定草案所开展的这个流程、这份问卷和答复。但是我想在那之后你会谈谈政策草案。

你说得对，这不是一个投票。人们说，你支持某些具体的原则，这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不支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提供不支持背后的理由。因为这样的回答很有建设性，能让我们了解到，就此次 ICP-2 更新中的原则而言，从社会合法性角度我们本可以提出怎样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我说一点。从总体参与率来看，RIR 方面收到的回复将近 300 条，而 ICANN 公共协商是 15、14 条。这给人的第一感觉是，ICANN 不关心这个。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差异在于，一些选区汇总了他们的观点。也就是说，某一群人提出一个观点，然后作为一个意见提交，因为这不是投票，而是给出一个意见的范畴，了解大家的想法，实际上没有很大差别。但人们不应该解读为 ICANN 社群不关心这个。

汉斯·彼得·赫伦

是的，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回到筹备周期间的相关电话会议上，来自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和非洲社群的代表明确表示，他们就此提交了联合声明。所以实际上他们对此十分关切，并强调他们希望我们郑重对待他们的意见。

如果你们去看底部的结果，就会发现平均评分，这里的负面表示是 49.8，这就是为什么重要的不是分析意见的数量，而是分析意见的内容。因为这场电话会议的参会者也指出，他们很困惑，有的人说“我强烈反对”，但给出的论据实际上却是支持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数量并不能给这个调查带来价值。能带来价值的是意见本身。

我现在非常明确地说明这一点，这样之后我们就不要再回头纠结这个误不误解问题。我们非常仔细地审阅了这些意见的内容。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谢谢。可以进入第二个主题了吗？我敢打赌你有相关的幻灯片。

汉斯·彼得·赫伦

我有。对。我已经准备好了，但克里斯还有一个问题。

克里斯·巴克里奇

抱歉。我不知道该不该等到最后再说，因为这有点像个元问题，而不是针对这个调查的，但是我认为围绕提交的 AI 生成的内容的讨论很有意思。我很好奇，这是不是你们在 RIR 政策讨论中第一次看到的情况，不管是不是，这是否引发了对未来某

些处理方式的思考，我们可能会再次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它很可能会再次出现。

汉斯·彼得·赫伦

据我所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但是约翰 (John)，你要评论一下吗？

约翰·柯伦 (JOHN CURRAN)

约翰·柯伦，ARIN 首席执行官。我想，好消息是，这项调查是为了收集好的想法。所以，一个好想法是来自 1 个、10 个还是 30 个人，都无关紧要。它有点像是在问，你如何看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 的工作。主要是，我们从各个地方收集好的想法，并努力制定最优的技术标准。如果你看 RIR 政策流程，我们大多数人拥有非常相似的基础流程，拿 RIR 来说，我说过在 ARIN，如果你是一只狗，但是你会打字，那么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流程，而且我们不会察觉，因为你可以在公共政策电子邮件清单中输入很好的想法。

最终，会在某些地方衡量支持度。在 RIR 和 IETF 中，情况是类似的。它是那种基本达成共识的方案。而且通常是在介绍完某个主题后马上以互动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在一项政策提案刚刚经过审核，并且由现场和远程的社群成员共同讨论过之后，马上就进行。在 IETF 也是一样，介绍刚一结束，会议室里就会响起工作组的讨论声。

当然，存在这样一种风险，某个好胜的人会教 AI 怎么讨论，并想出办法让它“置身”于会议室内，或者在在线注册、会议方案上做类似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在介绍结束后紧接着的那个非

常特定的时间点，对支持度的表达保持高度谨慎，这个时间窗口是相当窄的。这就意味着当你进行这样的调查时，你几乎必须使用它，把它当作一个寻找好想法的途径，本质上不是对支持这种或那种方式的民意调查。因为现如今，即使是用最好的工具，你也无法分辨有没有意见相似的重复调查。这会变得越来越难。

嘉荣 (JIA-RONG)

大家好。我是嘉荣，是 APNIC 总裁。由于这更多地发生在 APNIC 地区，所以我想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在 APNIC 年度大会 (AGM) 期间，我们的一位社群成员确实谈到了这个话题。对此的解释或理由是，因为有些人的语言能力不是很强。所以他们确实要依靠电脑辅助来表达观点。

结果从某些方面来说就成了另一番景象，因为有很多重复。但是我认为，就像约翰·柯伦已经说过的，我想我们都可以同意。它不关心支持的数量，而是希望获得其背后高质量的想法。既然如此，使用电脑辅助的理由从某些方面来说就是成立的。比如，如果你的英语能力不强，又需要用英语表达你的观点。那么就可以使用电脑辅助来做到。所以人工智能可以成为这些工具之一。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谢谢。赫维？

赫维·克莱门特

好的，赫维·克莱门特，ASO AC 主席。我参加了 AGM，所以也听了关于语言和无法灵活运用某种语言的问题的回答，对此我完全理解，因为我是法国人。我明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接收德语答复，也可以接收法语答复，等等，我们有能力、理事会也有能力理解并翻译它们。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英语是本社群的官方语言，我们也可以处理非英语的答复。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谢谢。对此还有其他意见或问题吗？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项。

汉斯·彼得·赫伦

谢谢。对 ICP-2 潜在结果的想法。在流程方面很简单。所以让我从流程开始说。去年十月，这些原则公布，并进行了协商，但没有协商报告。所以，它目前还处于流程中，对吧？ASO AC 制定了一份原则文件，我们收到了社群反馈，并就此发布了一份报告。

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ASO AC 两周前在 APNIC 会议上见面，并起草了一份修订后的 ICP-2 文件。目前我们正在审核并完成这份文件。它是以此次协商流程收到的意见为基础。当这份文件完成并准备公布时，它将在所有 RIR 地区中公布，也将通过 ICANN 渠道公布。对于这个版本，我们也将接受公共评议。

如果风向正确，一切正常的话，我们应该能够在下一届 ICANN 会议上报告结果。虽然时间紧迫，但至少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之后 ASO AC 肯定会收到反馈。计划在这之后提供一份修订稿。之后到了秋季，会在 RIR 会议上介绍第二稿的情况，然后可能

会讨论这份修订稿。之后将进入最终审核，然后启动 NRO 和 ICANN 的批准采纳流程。

大致上就是这样。如果你们希望在时间线上展现，类似地，我们知道在 ICANN82，在这里中间的 ICANN83，草案文件将公布。我们将接收公众意见，接收来自 RIR 社群的反馈。我和 GAC 领导层谈过在下一届会议上与他们交流，并询问我们如何确保他们在会前完全了解情况，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在下一届 ICANN 会议期间召开一个公共会议，或者我们是否应该直接和感兴趣的社群互动。所以现在这些都在规划阶段，将纳入 ICANN83 的规划当中。

之后在 ICANN84，具体日期还要看我们到时候能否拿到最终文件，或者是否要在那时研究这份文件。这一点还待定。时间越远，就越无法确定具体的日期。但是现在我刚收到一份电子表格，里面详细列出了所有活动及其日期。所以 ICANN 和 RIR 员工还在幕后做着大量的规划工作。我们都知道要做什么、按什么顺序做，但是当然可能会有变化。我认为这份电子表格还值得分享和公布，但是至少我们的规划工作达到了这个水平。对流程有什么问题吗？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不是问题，可能是一点意见。因为本周我在台上说过一两次了。从 ICANN 董事会的角度，我们不会等到文件修订稿审核两次后，到年底才开始讨论。实际上我们在跟踪这中间的所有步骤，当然也会审阅现在已经公布的文件初稿。我估计在我们的

工作坊中也会讨论到。而且说不定，我们甚至也会在公共协商或调查中提交我们的评论。

汉斯·彼得·赫伦

对。我知道在十二月和一月的董事会工作坊中也已经对它的时间进行了讨论。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想要提前考虑，确保它在进入规划时也引起你们的注意。

所以，这里是后续步骤的文本描述，以及穿插其中的所有不同地区会议的列表。我们已经召开了 APNIC 会议。这个春天，还将召开一个 ARIN、LACNIC 和 RIPE 会议。但是草案很可能要到秋天才能准备好。是的，我想基本上我都说到了。这里还有一个重点，九月份将召开一个非洲互联网峰会 (AIS)，我们也计划出席，这样就能在非洲对此进行一个社群讨论。

这张幻灯片实际上重复了之前的幻灯片，但是我不想深入过多的细节。那么最后一部分，预期成果是什么？我复制粘贴了“为什么要回顾 ICP-2”的内容。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除了在四分之一世纪后需要审核之外，这也涉及到长期责任和认可。所以预期成果就是，更新标准以反映 25 年的经验，然后继续进行认可。我想以上就是我对它的总结。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谢谢。所以，你没有被这个问题难住。谢谢。我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吗？艾伦 (Alan)。

艾伦·巴雷特

谢谢。我是艾伦·巴雷特。我想说一下，目前在 ASO AC 还没有来自 AFRINIC 地区的代表。汉斯·彼得，一分钟前我听到你说你们计划九月份在 AIS 期间进行一些外展活动。你能否多介绍一下已经在 AFRINIC 地区或非洲进行的外展活动的情况，以及你们已经收到的该地区的调查回复？

汉斯·彼得·赫伦

我不知道具体是如何开展的，但是我在前面的幻灯片中向你们显示了我们从非洲收到的回复数量。我没看到这些反馈与其他地区相比的细分情况，所以我们可能要回过头来分析。

但是谈到在 ASO AC 的代表，多年来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向我见到的任何来自非洲大陆的成员重复一点，我非常希望该社群组织起来，看看能不能选出一些代表加入 ASO AC。当然，该地区有自己的程序。这有点难，因为那里有一个提名委员会 (NomCom) 职位最近不存在了。但是一个务实的方法就是社群组织起来，任命一些社群代表。没有一个拥有董事会权力的负责 AFRINIC 的公共接管人。理论上说，他有权力任命董事会任命的 ASO AC 代表，但这个球实际上还是在 AFRINIC 和非洲社群这里。现在我看到这里和那里都有人举手。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科提斯 (Kurtis)，然后是约翰。

科提斯·林德奎斯特 (KURTIS LINDQVIST)

我只想补充一点，当然，作为 ICANN 外展的一部分，ICANN 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 (GSE) 团队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AFRILAC) 团队也将参与到外展和传播工作中，这并不一定会取代 ASO 的工作，只是为了进行外展。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谢谢。约翰？

约翰·柯伦

好的。如果你看看调查中收到的意见，实际上，AFRINIC 的意见超过了其他一些地区。当然，任何有意参与的团体都有充足的机会要么通过调查参与，要么通过 ICANN 协商流程参与。任何一个都可以。未来，我们预计它们会是同等开放的流程。而且当我们从 ASO AC 收到重点更突出、纳入各方意见的草案，离最终版本更近一步时，我预计 AFRINIC 地区将进行一些非常重要的审核，这显而易见，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感兴趣。

事实上，就像我说的，从这些统计数据来看，AFRINIC 参与者在参与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预计未来在他们参与的过程中也不会遇到任何挑战。相反，随着 AFRINIC 重新站稳脚跟并建立起更多的治理结构，参与将会变得更加容易。

汉斯·彼得·赫伦

谢谢。此外，我甚至已经得到了公共接管人的明示确认，授权可以使用 AFRINIC 的资源来对后续工作开展网络研讨会和电子邮件清单讨论。所以，至少就目前 AFRINIC 的内部员工流程而

言，已经获得了管理层的批准，允许未来在这一流程中投入时间和资源。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好的。崔普缇，然后是赫维。

崔普缇·辛哈

我有一条意见。我只想说感谢你们做的这些工作，在 25 年后修订这份文件，因为甚至连 ICANN 自己都在某个时刻发现，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流程，以及诸如审核和章程之类的事情。我们机构至今已有 28 年历史，如果从移交算起还要加一年或减一年，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但保持井然有序总是件好事，所以我要祝贺你们为此付出的所有努力。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谢谢崔普缇。赫维？

赫维·克莱门特

好的，回到 AFRINIC 代表问题上，这是一个目前我们已经重复多次的问题。当然，作为 ASO AC 的主席，理事会中没有来自这个地区的代表是一个非常大的担忧。所以，在我们所做工作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方面，我们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

除此之外，我们的大部分会议、大部分讨论都是开放的，而且是对每个人开放。所以，我由始至终都欢迎 AFRINIC 成员作为一个社群加入到这些开放讨论中来。ASO AC 副主席尼克 (Nick) 和我到现场参加了上一届非洲互联网峰会。那是去年九月份在毛里求斯举行的。我们进行了非常有用的对话，对 AFRINIC 社

群来说也很有用，他们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因为关于 AFRINIC 社群、关于 ICP-2，很多人感到很焦虑，所以进行这个讨论非常有用。

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最后在调查问卷中，AFRINIC 的意见，就像约翰说的，和别的意见没有很大不同，这是件好事。在 AFRINIC 员工的协助下，我们还为 AFRINIC 社群组织了有针对性的网络研讨会，并取得了切实的成果。所以，当然，在流程的后续步骤中，我们将继续这么做。谢谢。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谢谢赫维。我们的问题讨论实际上到此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汉斯·彼得为我们所做的全面介绍。台上的各位还有其他问题和意见吗？据我所知，外面没东西喝，所以我们不必赶时间。没有？好的。

汉斯·彼得·赫伦

如果你们想喝东西，我可以邀请你们参加接下来的 RIR 会议，我们有社交还有饮料。但玩笑归玩笑，我们还会进行有趣的讨论，包括各地区内的讨论，还有可能和 RIR 成员讨论 ICP-2。四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ARIN55，五月在巴西的 LACNIC，五月在葡萄牙的 RIPE，还有 APNIC 的首次秋季会议将于九月在越南召开。我想邀请你们所有人去参加，特别是住在相应地区的 ICANN 董事会成员，如果能在那里看到你们就太好了。我知道你们的预算紧张，但如果可以的话就太好了。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谢谢，汉斯·彼得。哦，艾伦。

艾伦·巴雷特

谢谢。我是艾伦·巴雷特。台上的各位都知道，但我想为了公共记录还是值得提一下，那就是，在开展 ICP-2 更新流程的同时，我知道 ASO AC 也针对现有 ICP-2 的实施或执行提出了一些程序。自从上一次我们大家像这样坐到桌上以后，董事会批准了这些程序。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但我还是想提一嘴。谢谢。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谢谢艾伦。那么，我要交回给崔普缇。

崔普缇·辛哈

为什么？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因为是你交给我的，所以我现在还给你。

崔普缇·辛哈

好的。好的，谢谢。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讨论。感谢你为我们详细介绍你们的流程，汉斯，我们本周好像已经见过很多次了，在别的会议上很可能还会见到。但是本次会议到此结束，希望大家晚上过得愉快。谢谢。

[会议记录结束]